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 论许通元及其同志小说

## **Kho Tong Guan And His Gay Fictions**

阮欣宁

**Ngwe Xian Ning**

**17ALB0645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0**



## 论许通元及其同志小说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一、绪论.....	1
(一) 研究动机与范围.....	4
(二) 前人研究综述.....	5
(三) 研究方法与难题.....	7
二、许通元与同志课题研究.....	9
(一) 同志小说的创作.....	9
(二) 同志小说史的研究.....	12
三、小说创作手法.....	16
(一) 同志书写与情色/情欲的显现.....	17
(二) 小说人物的建构.....	20
(三) 同志恋情的多元性.....	24
四、象征意义——动物与昆虫意象.....	28
(一) 〈数梦〉：鼠与跳蚤之意象.....	28

(二) 《埋葬山蛭》：山蛭之意象.....	30
(三) 小结.....	32
五、结语.....	34
引用书目.....	36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阮欣宁 NGWE XIAN NING

学号：17ALB06458

日期：2020年8月20日

论文题目：论许通元及其同志小说

学生姓名：阮欣宁

指导老师：许文荣博士

学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自以往无人关切同志的爱恋，至后来众人有意识却极度排斥，到当今社会日益宣扬人人皆有追求爱情的平等性，同志在社会中渐渐崭露头角，马华文学中亦出现了许多有关同志书写的小说。论文以许通元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他本身对同志小说的创作及他对马华同志小说史的研究，以此论述其对同志议题的关注，接着再探讨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及所带出的象征意义。研究目的是探讨许通元在小说创作上对同志的情感和境遇所做的诠释，更为了从其文字中看出当中的隐藏信息。

为达成预期的成果，将采用文化学研究方法，对同志的理论及同志心理做一番了解，再根据此种概念对许通元的各种小说通过文本细读将其分离，把包含同志成分的文本结合来看，整理出许通元在同志小说创作上的一贯作风。但因无法充分的获得参考资料，将为研究课题带来局限性，以主观的读者感官为该小说做分类，也或许会在所获得的资讯上有所不同，但能尽力做的，便是在叙述论点时提供文本例证，简述小说内容，以便增加论文的合理性。

根据研究显示，因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排斥与不认同，使到大部分同志仍躲在衣柜中，更是对自身价值的否定，而许通元小说往往将同志面临的困境，参杂

多种写作手法使文本产生一定的模糊性，也隐喻了同志前景仍处未知阶段。其中不极力塑造现实主义般美感而使用后现代主义的魔幻写实手法创作，一改以美而美的文学要求，犹如想要改变社会中人们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的枷锁，采另类手法将同志的悲和外人认为的丑，来凸显其中的美，为同志而发声。

**【关键词】**许通元、同志小说、创作手法、象征意义



## 致谢

首先能够完成这篇论文，需要感谢的是许通元先生在为马华同志小说所作的贡献。在决定研究的论文方向时，本来迷茫无从下手的我，无意间阅读到了许通元的小说〈数梦〉，里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老鼠的异化等等，在刚开始接触时并不是很明白其中的用意，但仔细思考后，发现了他在同志书写上的诠释竟是如此与众不同，又带有玩味的成分，因此才决定要以许先生为研究对象，并以同志为主要的课题研究。

再来需要感谢的是我身边的朋友，包括一些本身勇于承认自己为同性恋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勇敢追求爱情，让我发现到其实人人在感情上不必过于看重外人的眼光和意见。虽然他们走在街上会遭来异样的眼光，偶尔也会因此失落，但却没有因此而放弃，也因为这样让我想要借由毕业论文的研究，去探讨同志议题在马华小说中的发挥，以此更能感受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另外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家乡距离金宝校区甚远，加上交通不便，无法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但很感谢留在宿舍的朋友们尽力的帮我查找书籍，提供我资料参考，才让我不至于无从下手。

最后也非常感激我的论文导师——许文荣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从一开始毕业论文一到现在都没办法面对面交谈，但也尽量通过通讯设备保持联系。更感谢在一开始论文还没有确定方向，无法锁定研究范围时，许老师提供了我研究的大纲，让我能在研究许通元的同志小说上有个大致的方向。对老师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极力寻找文学作品中的张力，也因为这样让我在选择所研究

的小说时，选择了具现实与理想虚构、矛盾与冲突的小说作为研究的文本，而不是那些简白易懂、平平无奇的小说。

## 一、 绪论

中文词汇中的“同志”自中国古代至现代全球之沿用，包含各种的含义。其“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sup>1</sup>在后来的《后汉书·刘陶传》和《近思录》提及的“同志”，其含义都是指志趣或志向相投之人。“同志”这个词从晚清以降，才在中国大陆带有了更具体和强烈的国家政治含义。<sup>2</sup>如在倡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的保皇会、光绪皇帝、“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及民国时期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其“同志”含义皆可解释为政治意见相同之人。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所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拉平社会地位差距的政策，更让“同志”有“信仰同一主义的人”之意。这些“同志”词汇之使用渐渐的被冷落，被其他词取而代之。但在后来，“同志”又因衍生出另一个含义，也即是本论文所将讨论的“同志”一意，而使之再次引起关注。“同志”直指具有同性爱欲倾向者，尤其是情感、欲望的性质与程度，包括同性性关系者，双性爱、S/M及变性同志。<sup>3</sup>而最初将“同志”一词与同性爱扯上关系的始作俑者，是新加坡出生，现旅居法国的散文家、影评人——迈克，他在〈“同志”简史〉中提及他1970年代于美国三藩市“吃了豹子胆向共产党借的”，取“相同志同”之意，以“同志”称呼香港的女同性

---

<sup>1</sup>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356。

<sup>2</sup> 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和远流出版社，2015），页22。

<sup>3</sup>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525。

恋者。<sup>4</sup>后来“同志”一词频频火热出现在1990年代后的港台媒体，这普遍上认为是香港艺术家林奕华在1989年支持“香港同志电影节”时开始引用。<sup>5</sup>最初迈克之挪借，以及林奕华更是借此引用于媒体界，将之发扬光大，让“同志”一词再度火热现身。

“同志”的出路不仅只是在媒体、电影创作上，其亦在其他创作领域上有很好的发挥，例如对于文学的创作，包括诗、散文、小说等创作。同志文学指书写同志之间的关系，除了性关系，更注重情感与欲望的性质与程度的文学，尤其以“呈现同志生活、生命为主要情节，或以同志为主角”的文学作品或“凡是从同志观点觉得能发生意义”的文学作品。<sup>6</sup>当然，这不代表带有同性爱含义的同志文学在此之前并没有发生。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其实都包含同志文学的成分，如西方的著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等；以及中国史籍中记载的“断袖”及“余桃”等典故、《红楼梦》及《金瓶梅》等作品，也涉及了同性爱恋者之论述。这不仅表示在迈克和林奕华的“同志”一词出现前，并不是没有与同性恋相关的文学作品，也表示了在此之前并非无同性恋。但在此后确实出现了许多关于同志研究之文学作品，更以“性”去探讨两性之间的议题及论述，所涉及范围也更广。以前提到同志，只是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现在提到同志，视野开阔得多，包括其他性别弱势与少数分子，即是当前统称的LGBT。<sup>7</sup>此外，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华文学亦也诞生了一系列有关同志题材的文学创作。这标志着同志、同性相爱的观念不

---

<sup>4</sup> 迈克，《互吹不如单打》（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页244-247。

<sup>5</sup> 朱伟诚，《台湾同志小说选》（台湾：二鱼文化，2005），页9。

<sup>6</sup>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页525。

<sup>7</sup> 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许通元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16。

再隐晦地埋藏在内心世界，而使到更多人有机会关注于此，思考当今同志之身份定位。

因此，本论文将会以许通元作为研究对象，并择其对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来探讨他对同志题材的写作与发挥，并论述其小说的特点。许通元于 1974 年生于砂拉越州的泗里奎市，后生活在柔佛士古来市镇。他现任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馆长、马华文学馆主任、《蕉风》执行编辑、南方大学学院通识教育学士课程讲师、《南方大学学报》编委及柔佛州作协联委会主席。许通元在小说创作方面著有小说集《双镇记》（2005）、极短篇小说集《埋葬山蛭》（2011）、散文集《等待鹦鹉螺》（2011）、诗集《养死一瓶乳酸菌》（2014）、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2018）。另外，许通元于马华同志小说史上首开先河，在 2007 年出版了第一本马华同志小说之合集《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便受到关注、倍受读者欢迎。近期更是出版了《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收入更多内容多元的马华同志小说。

第一章作为本论文的开头，首先在绪论简论课题的背景，第一节为研究动机与范围，第二节是前人研究综述，最后一节为研究的方法与难题。

第二章为许通元及其同志课题研究，可分为他对同志小说的创作和同志小说史的研究。

第三章研究开始探讨其小说的创作手法，以同志书写与情色/情欲的显现、小说人物建构和同志恋情的多元性为分节。

第四章以许通元小说中的动物与昆虫的意象所带出的象征意义为研究目的，分别对〈数梦〉中鼠和跳蚤，及《埋葬山蛭》的山蛭意象做分析。

最后一章，即是结语，将对同志在现实与小说创作中的发展稍做分析，并总结本论文对许通元及其同志小说的叙述。

## （一） 研究动机与范围

首先，选择同志题材小说作为研究的主题，是因为不论在何时，其实都有同志的存在，但在早期鲜少人尝试正视此项议题，就连同志本身也没有多大的勇气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更别说社会中有多少人能为他们发声。但在近期以来，有关同志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从马来西亚政界来看，在 2015 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人物安华因肛交罪而被判入狱，当时同性间的恋爱和婚姻合法化问题已沦为社会群众所关注之事，在马华文学创作上更是有许多以此作为背景的文本。在去年 5 月安华提前获释更再次让人们忆起当年之事，热衷于讨论同志的身份认同和定位，同志议题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虽在美国已允许并承认同志婚姻合法化，但马来西亚的法律仍不承认同性之间交往甚至结婚。因为笔者希望同志能逐渐在社会中崭露头角，让人思考同志亦拥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同时让同志可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挣脱普遍异性所认为正确的道德束缚，旁人也不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同志。

而选择许通元作为此次研究之对象，是因为他在创作有关的同志小说时，不仅包含了对于同志题材的描述，亦包含多元文化、题材及艺术手法，也会使用魔幻现实书写方式来进行小说创作，在虚幻与现实间，通过时间及空间跳脱，让读者处在这两种情境之间，显现出虚幻似现实、现实似虚幻，一些隐藏及含

糊之意。因此，本论文希望借此探讨许通元小说中对于同志题材的诠释，尝试去理解同志的世界。

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主要锁定在许通元对同志小说的关切，如他对马华文学中同志小说史所做的研究以及他自身对于同志小说的创作，当中包括了小说集《双镇记》、极短篇小说集《埋葬山蛭》、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创作。再借由他的小说分析其创作手法和象征意味。

## （二） 前人研究综述

在前人对许通元及其同志小说之课题研究方面，笔者发现为较少学者研究之对象。目前所搜寻到的资料有王润华于 2011 年所发表的〈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此亦为许通元出版的《埋葬山蛭》之推荐序。文中述说了王先生在阅读《埋葬山蛭》时之感，当中便有提到对于许通元在创作这篇极短篇小说集时将传统的意识形态摆脱，进行解构，横跨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的创作模式。此外，王先生也分析了文本中呈模糊且多元的叙事，例如小说集中对人物的性别和性取向等塑造、山蛭的出场和变形，以及当中各篇小说的剧情铺陈和结局，皆包含多元且具有模糊的象征意味。

在王先生的分析中，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且值得深思的便是王先生对于小说中山蛭形象之塑造及描写所发表的看法。王先生将《埋葬山蛭》称作是写山蛭的旅程而取了《山蛭变形记》之别名，而这是在《红楼梦》里石头的变形记而又称《石头记》的基础上所延申出来的意义。文中他将在丛林中生长的山蛭形容为企图进入城市吸食人血的社会罪犯以及同性、双性、异性之情。通过王润

华的分析，不禁让人深思许通元将某一事物放大描写的背后，也许包含了多种象征意味或隐射。虽王先生巧妙地道出了许通元写作时特有的风格及技巧，但在两性课题上没有明确的说明哪者是同志小说或双性、异性恋小说，以及作者在写作时对两性之间的诠释和差别。这或许是因为在这极短篇小说集中，其人物性别和性取向的塑造都呈一种模糊的状态，而这一种模糊比起在对文本解读时以个人观点强行置入和对其塑形，适当的留有一些想象空间於其他读者是更好的做法。

另外，郭建树于 2014 年发表的学位论文<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理语言及身份认同>则是针对许通元小说集《双镇记》内的其中一篇小说<数梦>所做的研究。其论文内容包括针对作者与文本中的魔幻写实式、梦的解析式和人物性格的心理语言进行分析；以及通过文本中“鼠”的象征意义与意涵如“鼠”的骤变和人类异化，去探讨同志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此篇论文巧妙地将许通元的写作手法，即魔幻写实书写，梦境情景铺陈及人物性格塑造，结合了贯穿全文的“鼠”，去分析同志在寻求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政治认同时内心的语言及挣扎，表现出同志面对于现状亦犹如分不清在梦境与现实间的迷茫、也看不到自己的身份定位，更如同“鼠”般属于边缘化的存在，同性间相爱犹如鼠之骤变。此外，郭建树的论文也探讨了马华同志小说创作的未来前景，进而说明了许通元在小说创作题材上的突破为马华小说提供了创新的价值及影响。此论文概括了《数梦》蕴含的象征意义，也让当今社会深思对于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发展趋势。

然而，以上的论文研究皆仅是在许通元众多作品中择取其一作为研究的文本。虽说其研究结果甚为详尽、丰富，但无法宏观的去看许通元对于同志的态



度及其在同志小说创作上所惯用的手法与技巧，去发现许通元如何以自己独有的风格，以新颖、奇特的写作方式创作出富有个人特色的同志书写小说。因此本论文所要探讨的，有别于此，即将视角放眼于许通元所有小说集中以进一步探讨其对同志小说的发挥，研究细节将于下一节所谈到。

### （三） 研究方法与难题

本论文之主旨是为了研究许通元小说中对于同志书写的展现与诠释，而在对文本进行分析前，必须先深入了解有关同志之文学理论。为此，笔者将通过文化学方法来研究同志文化下的文学世界。其是从文化角度来对文学进行研讨的一种方式，可说是一种注重从文化内涵、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和阐释文学批评类型。<sup>8</sup>笔者将以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2015）、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2003）作为研究同志、同性恋、酷儿理论之参考。首先探讨同志文化在文学和现实世界中所居之地位、身份之认同或不认同，在经历种种挫折时如何通过文学手段反讽或暗喻来说明同志自身的前景。也希望通过这些文本，以同性恋男性在性格、行为、语境等方面与其他异性恋之男性的不同。透过此种方法研究，能在探讨同志课题的文学上打好基础，以便能更进一步辨析许通元同志小说创作上的意义。

此外，笔者将采用文本细读之方法，探讨所要研究的内容。所谓的“细读”，意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详细的分析，从中把握各种因素的冲突

---

<sup>8</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216。

与张力而形成的有机统一。<sup>9</sup>通过细读许通元的《双镇记》、《埋葬山蛭》和《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以这些文本为中心整合出带有同志书写成分的小说，将此分类后再结合各个文本的相似处进一步的意向探讨，尝试了解许先生在小说中的叙述方式、情节铺陈、人物塑造等背后的真正意图。但因意象探讨全因读者的感观、视角和态度等而对文本解读。为避免笔者全凭个人主观的意见和看法加以评析许通元的小说而不具说服力，因此也将采用文献研究法，参考和结合前人对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及论述，加以印证本论文意象探讨的可行性。

首先在文本的分类上，由于许通元所创作的小说边幅不等且人物性别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将所有包含同志意味的小说分类并选择适合的文本加以叙述是一大难题，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如将同志书写与魔幻写实结合，更加重了阅读时消化的困难。而上述所提到将以文化学研究方法研究有关同志的理论，却也因为疫情干扰无法获得充足的理论书籍，再加上对作家许通元的研究案例及论文较少，所以所能参考的书籍受限，唯能尽量依靠网络资源搜索电子档案以解决当下困境。

---

<sup>9</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181。

## 二、许通元与同志课题研究

本章将讨论的是许通元对同志小说所下的功夫。亦是说，许通元与“同志”的联系，不仅在于写同志暧昧与情欲的同志小说；他也注意到了同志课题在马华小说中的各种诠释，以及同志小说在马华文学的发展，以此研究马华同志小说史。

许通元有不少包含同志书写的小说，例如收录在小说集《双镇记》中的〈窥〉和〈数梦〉；极短篇小说集《埋葬山蛭》中第一单元“Z 档”与第二单元“Y 情”中的部分篇章；以及在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悬吊半空的男人〉和〈身上藏隐一股鬼气〉。本章将于第一节分析许先生的这三篇小说集中，有何相同或相似之写作方式和情节，及探讨这背后的意义。

另外，本章也将对其在写马华同志小说史的研究，即〈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和〈马华同志小说史（一）〉作简单的介绍，再述说他在初尝研究同志小说史之后，所进步之处及其同志文学史特点。

### （一）同志小说的创作

许通元的小说集中，偶尔出现相似的叙述与情节，即文本互设或称互文性。这是在后现代的思潮中，相信文本与文本间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任何一篇文

本都是从其他先在的文本中获取材料、养分、符码等，再从这些信息中建构起来的。亦是说，任何作家都不是从无变有，是从某一个“有”再生出另一个“有”，这样的关系就称之为“互文性”。<sup>10</sup>对于这样的文体，许通元的小说则属于第三类的经营方式，即续篇/变调的形式。这种形式通常是指同一作者在他前后的文本中，出现后来的文本对先前的文本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可以明显的追溯或辨认的。<sup>11</sup>如《双镇记》的〈数梦〉第九节的第一及第二段的叙述：

进来。我命令正打着领带，走过门前，即将要上班的你。……我抱紧你，在你脱剩我内裤时。我在你耳边轻声说脱除它。你抛掉它后，我在你额头亲吻，说声谢谢。然后我蹑着脚，在客厅围了毛巾，走出大门。<sup>12</sup>

以及《埋葬山蛭》的〈裸〉整篇叙述：

“进来。”你命令正走过门前的我。……你抱紧我，在我脱剩你内裤时。你在我耳边轻声说脱除它。我抛掉它后，你在我额头亲吻，说声谢谢。然后蹑着脚走出户外。<sup>13</sup>

这两篇的情节与陈述大致相同，都是通过两人之间的赤裸坦诚相见和拥抱，让文本中的爱慕者得到心灵的慰藉；其不同之处除两篇的叙述形式、开头与结尾的增减之外，还有最明显的便是〈数梦〉中具有主导权的叙述者“我”，在〈裸〉

---

<sup>10</sup> 许文荣、李树枝，〈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页78-79。

<sup>11</sup> 许文荣、李树枝，〈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页79。

<sup>12</sup> 许通元，〈数梦〉，《双镇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页167-168。

<sup>13</sup> 许通元，〈裸〉，《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125。

中变为对话者“你”命令褪去衣物的对象。这里便产生了让人想象的空间：〈数梦〉的“我”，是否是〈裸〉的“你”，实则为同一人呢？

无论如何，他把短篇小说〈数梦〉的情节抽出，作为一篇极短篇小说，由于字数不多，无法告诉读者太多，仅以相拥后爱慕者走出户外为小说的结尾。曾昭程对许通元的访谈中，许说：“至于小说结尾，不一定要有‘故事真相’的结尾，开放式的空间何尝不好，或许允许书写续集的可能性，或许读者可以放入更多的想象空间。”<sup>14</sup>这一种开放式的结局为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想象，无形中提供了小说的张力，这也是他对于小说创作的目的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变态……在这种社会规范的统治之下，异性恋者憎恨同性恋者，同性恋者也因为自己的不“正常”而长期自我憎恨。<sup>15</sup>因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再加上马来西亚同志婚姻不合法，同志或说同性恋者不敢表达内心想法及追求爱情的权利，这也是许多同志小说希望通过文字传达信息及寻求同志身份认同的归宿。

上述论述中社会（包括同志本身）对同志身份不认同，可见许通元以同志的角度进行创作，如〈数梦〉中的叙述者“我”暗恋同屋的同性室友“你”，但却不能说出口，将此情感隐藏起来，仅能通过“梦境”与“鼠”的出现道出。

〈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也类似于此，爱慕者“你”对叙述者“我”有爱慕之情却不能直宣，因此迁居至异地，过上“天长地久绵绵无绝期”的生活，靠着偷藏着“我”的留有遗精的四角短裤支撑着。这两篇文本的暗恋之情，皆碍于爱慕者自身的性别、身份不认同，而不敢勇于追求爱情。从上可见，许通元在写

---

<sup>14</sup> 曾昭程，〈【附录】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专访许通元〉，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北：新锐文创，2018），页194。

<sup>15</sup>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页4。

小说时不仅将同志所遭遇的困境投射于文本中，也将同志自身的心理融入其中，以同志的视角、感官和情绪进行创作。

## （二）同志小说史的研究

从其文学著作上来看，许通元不仅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同志诗、小说及散文等个人创作，也在马华同志小说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 2005 年第 493 期的《焦风》推出的“性/别越界：爱人同志”专辑，是在马华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同志专辑，其中集合了许多学者对于马华同志文学的研究。他在这期的同志专辑上发表了〈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后来更被改写扩展成〈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论文中许先生将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之间富有同志意象或具有同志情怀的马华小说文本进行整理，并对此进行分析讨论。

张光达先生在序许通元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时对于〈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评论到：

〈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一文，是第一篇以马华同志小说史作为论述中心的论文，是许通元建构马华同志书写论述的试金石，在前无循例可资参照之下，或许因此用了“假设”一语作为文章题目，有投石问路的用意，也可见其小心谨慎的论学态度，不应被视为信心不够的喊话或自我解构之嫌。<sup>16</sup>

---

<sup>16</sup> 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6。

这一篇“假设”的马华同志小说史论文，引起许多人对历来马华同志小说史的关注，但其“假设”并非否定了此篇论文的文学价值，而是借用“假设”小心翼翼地处理鲜少人关注过的课题，以此作为研究马华同志小说史的开路。

有了首次对此的研究后，2017年许通元则收起其对马华同志小说史研究的不确定性，发表了〈马华同志小说史（一）〉。从其标题上来看，这或许代表对于马华同志小说史的研究，从假设到肯定后，亦没有结束他对此项课题的研究，也代表着或许之后将会有第二篇，甚至更多的研究出现。许通元努力撰写马华同志小说史、创作一系列同志小说等文体，可看出其对马华同志议题的重视。他不仅以同志书写作作为小说创作时的一贯手法，也重视马华文学之中，同志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史。

再论其同志小说史研究的特点，在于勇于尝试鲜少人触及的课题，并有条理的编排其论文架构。从这两篇同志文学史的研究相较来看，许通元先前主要以年代分类法，对马华文学中包含同志书写的小说分类论述，其这样的作用可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各时代的同志小说代表；后者则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对马华同志小说史的研究现况及其前身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再根据马华同志小说的文字信息，将隐藏的马华同志情色小说和同志身份的被霸凌非礼等，作为对同志小说分析的类型。

另外，从中也可以看到许通元在未有充足的史料和经验试做了〈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后，更大胆的尝试和补足之前的缺漏，使其《马华同志小说史》的论述更全面。例如在此论文第二节对马华同志小说的研究状况，整理了界内对同志小说研究的论文，第三节探讨了从文学史到马华的同志小说史，利用陈

国球、张明非和陈燕对文学史研究的论点，及纪大伟、迈克、许维贤等对同志文学史的研究，借文学史、同志文学史至同志小说史，以支撑此论文对马华同志小说史的论述。这样的方式也让该论文不单纯是对历来文本的鉴赏，而是有依据的追溯马华文学中同志小说的发展与演变。

许通元的《马华同志小说史》探讨夏绍华同志情色书写与马来西亚内政部的禁忌审核一节中，通过夏绍华得以刊登在《焦风》的小说〈游过夜色〉及被禁的小说〈独舞的身影〉，探讨了马来西亚内政部在审查作品的情色范围。对此质疑内政部审核的标准，更为这类有关社会禁忌题材的作品出入感到担忧。因此，可说许通元的马华同志小说史研究除了对历来同志小说作品的总结分类，也观望了马华同志小说的未来前景。

但若求精益求精，张光达对于此类也建议了几项值得注意和处理的面相，当中包括了：

许通元从 1960 年代末展开了他的史述，除 1920 年代的〈育南与但米〉外 1920 至 1950 年代为一片空白；若要全面建构马华同志文学史也可对其他文学类型如诗、散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进行同志文学史研究；可切入在台马华文学的版图，包括人在台或人不在台的作家及在台出版的作品的研究；把眼光投注于其他性别弱势和性少数族群身上……<sup>17</sup>

以上的论述，点出了值得许通元或其他学者往后研究的范围，尤其他建议增添其他少数文学的作品研究上。这是因为“同志”一词的演变，已由早期泛指同

---

<sup>17</sup> 整理自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15-16。



性间的友谊，至男女同性的恋情，现今的意义更涵盖了同性恋、双性恋、性虐恋和变性人的爱恋，因此在研究马华同志小说史上，此亦可以是其中环节之一。在许通元著《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中收录了夏绍华的《独舞的身影》。此为一篇书写捆绑、束缚，寻求刺激的男同志性虐小说，可以说许有意识到对同志书写的小说不仅是男女间的同性恋，更夹杂了其他元素，因此无可否定往后会有马华同志小说史第二或更所的研究出现。

### 三、小说创作手法

在此章节中，将探讨许通元在同志书写小说方面所涵盖的写作手法。其中可分为三大节，即同志书写与情色/情欲的显现、小说整体之建构以及同志恋情之多元性，以此分析其在写小说时如何利用这些方式去进行人物、情节及情景的构造。

在同志书写与情色/情欲的显现方面，可看到许通元将身体与情意的袒露与含蓄这两极的对照运用在文本之中，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在情感和欲望的抒发上有所不同，而产生意义。在小说的时空跳跃上，许通元用了酷儿之时间倒退、空间转换贯穿同志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模糊、朦胧之意。

小说人物之建构即在人物设置上，人物大多没有名字，反而是以“我”、“你”、“他”为小说中的主配角称呼，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独白、以及旁观者的角度展开之间的互动。这不仅让读者在阅读时会思考其中人物的性别；也会因在多个文本中皆出现同样的“我”、“你”、“他”而增加文本的可延续性。

许通元为同志恋情创作了多元题材的小说。如性别与性取向上，包含了同性、异性和双性的恋情，甚至有三角恋的出现。在种族取材方面，其借由历史用以创造了同族与异族之间的同志情节。这种种跨界多元写作的方式让许通元的小说极具个人特色，也在阅读过程中提供了小说的张力与想象空间。

## （一）同志书写与情色/情欲的显现

首先说明同志书写与其他有关于性爱书写之间的关系。同志书写与身体书写，还有下半身书写，这三种书写虽然不完全是同一种模式，但是他们似乎又有很多的相似点，其主要是大胆的情欲宣告、大耍器官意象及露骨的性爱描写等。<sup>18</sup>这些属后现代主义的书写模式，相对于现代主义崇尚经典、要求文学以一切美的事物为标准的书写模式，不再以此为书写范畴，大胆添加了许多充满不确定性的元素，增加了多元性，深入探讨和放大了对性的描写与追求。比起现代主义者把性作为一种（对社会与文化的）愤怒与宣泄的新语言，后现代主义更专注于性自身与新的性行为，如性高潮、性变态、体触意识、同性恋、杂交群居、喜剧式的色情活动、性作为一种唯我论的游戏。<sup>19</sup>因为此节将同志书写与情色或情欲的显露结合起来，主要以〈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此篇小说为例，探讨许通元如何通过人物、情节及时空设计，将情色或情欲发挥在同志小说的创作上。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为同名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之首篇，其主要讲述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以安排逃亡为由，暗自离开新山城外往出走，途中巧遇五年前的大学老友“你”，并漫无目的的跟随了“你”乘搭巴士北上抵达彭亨州，一路上两者之间的对话及肢体互动暧昧且亲密。抵达目的地后跟随曾是大一同房室友的马来导游探索戈松山，过程中经由打闹、对话忆起大学回忆，包括曾为他们大学讲师，现为逃亡印尼的恐怖分子阿查哈里，以及种种的大学事迹。小说的尾声阿查哈里更似神奇的出现于“我”一人独处并交代任

---

<sup>18</sup> 许文荣、李树枝，〈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页 77。

<sup>19</sup> 刘象愚译，《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3），页 73-80。

务后迅速的消失于眼前；当“我”将此事告诉“你”后，阿查哈里再次现身责怪“我”的不守承诺，双方谈妥后阿查哈里便不再出现。最后在所有人离开当地后，“我”发现他从山中带走的奇珍异宝却也只是平凡之物……

许通元在此篇小说中对人物之间的描绘，通过两极对立的写作手法去进行小说创作。就如在人物间的对话与身体之交流上，他将袒露与含蓄，两种成反比的思想及行为，赐予小说中的叙事者与对话者之中。在叙述者“我”和昔日好友“你”对话中，“你”说出的话，往往带有暧昧的气息，例如“你”向“我”索取一吻：“你敢在巴士里当众吻我，我就一一透露，包括露骨的部分。”、“可不可以……亲吻你？”<sup>20</sup>。“你”在两人的谈话上也肆无忌惮，就如“你”声称自己是“我”“精囊内的精子”<sup>21</sup>。从这些例子可见，作为叙述对象的“你”在性格上是比较开放，对于自己的想法也是真切的袒露出来的；“相对于“你”对自身情欲的大胆索取，叙述者“我”就显得比较被动、不断找借口以逃避对方的情感，在性格上是比较含蓄的。当对方主动谈到充满爱欲的话题时，总是否定对方的想法，认为对方是在“发什么神经”、若两人亲吻则是“男男授受不亲”。<sup>22</sup>

两种完全不不同性格的人物，自身对情欲的追求也有所不同，两者的相处与碰撞，必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正如在“你”不断的进攻下，最终在小说的第十五节有了进展：“你用双唇堵住我的嘴，然后放下我手中的裤子、手电筒……你缓缓脱除我的长袖衣服，摸着我的肩膀。”<sup>23</sup>而两者之间亲密的互动，也在这一吻后结束，“你”也不知去向。由此可见，许通元对同志间的情欲的展

---

<sup>20</sup>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北：新锐文创，2008），页 32、52。

<sup>21</sup>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43。

<sup>22</sup>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32、52。

<sup>23</sup>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60。

露点到为止，不过度深入的描绘。这样的手法，便能看到他写此篇小说的用意，不在于显露同志间的情欲，而是能让读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包括小说中两个人物对情欲袒露或含蓄的差别，看到了当代社会中同志的现况，即同志对于追求自身的身份和性的认同，也具有这两极相反的性格。正如《酷儿理论》对后现代主义和性社会学观点中所谈论到“关于某些人的性是“可见的”，而另一些人的性则是保持沉默。换言之，同性恋的现身是与其隐匿相辅相成的。”<sup>24</sup>或许有一些人能勇于“出柜”，站出宣扬自己是个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这也代表着也有与之相对的，不敢面对自身情感的，依旧害怕的躲在“衣柜”中的人。

此外，在小说的时空跳跃上，许通元亦使用酷儿之时间倒退、空间转换贯穿同志之间的互动，而产生了模糊、朦胧之意。

在最近这一波酷儿研究的时间转向中，学者们强调一种酷儿的“负面”的时间观，即酷儿时间的断裂、倒退、落后、与耻辱情感的连接。对 Judith Halberstam, Heather Love, Lee Edelman, 丁乃非, 刘人鹏这些学者来说，对抗新自由主义应许未来的强迫性欲望，拒绝主流正典所宣扬的幸福感的同化政治，酷儿或同志论述必须突破这个同志正典的形象，建构另类想象，拥抱负面性的情感 and 情欲，直抵死亡驱力本身。<sup>25</sup>

张光达的论述可看到，对于许通元的写作，在时间顺序的铺排上呈一种倒退、断裂等的时间线，例如〈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便是在叙述者“我”选择逃

---

<sup>24</sup> 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页 137。

<sup>25</sup> 张光达，〈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北：新锐文创，2008），页 5-6。

亡而遇上昔日好友“你”和萨风而开始忆起大学时光，包括现已成为恐怖分子的大学教授阿查哈里，并在包含了各种的宗教、游历、登山、生活等的描述，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同志间的情意。作者避开现今主流所追求的顺序、进步、完整性的时间观，而采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努力将负面的情感、情欲进行创作，试图有意将这些躲在背后，不被正眼视之的时间观登上台面，与正面的时间观对抗，而显得奇幻、迷离、荒诞等等。在同本小说集中的另一小说《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亦是向酷儿倒退的时间观借镜，写“你”多年后仍放不下当年之情，死守着叙事者“我”留有遗精的内裤，顽固坚决的过着“理想中天长地久绵绵无绝期的生活”。许通元通过在叙事时间上的前后推移，断裂衔接，模糊陈述等，使文本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让同志之间的情欲发人省心，正如时间线一样，同志的情欲是模糊、断裂且负面的吗？

## （二）小说人物的建构

无论小说采取什么方式来叙述，小说总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因素，也就是人物所展开的。<sup>26</sup>因此要进行文本解读，必须关注于人物之部分。许通元小说中的人物，多数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个共同点，即不以名字称呼，而是以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交互运用，为小说中的叙事者、对话者、旁观者等，通过小说人物各自内心的独白、旁白的叙述和多者之间的对话。正如王润华先生所说的：

---

<sup>26</sup>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42。

我读许通元，发现他更放肆的试验，他的小说中的你我他的人称叙事，人物的“众声喧哗”对话，形成一个庞大的“对话场”。不止于你我他人称的交互运用的叙述方式，他们的性别身份与性向，往往难以分辨。<sup>27</sup>

许先生利用人物语言多声部的对话场为情节做了铺叙，不仅让在小说人物的身份及性向上产生了模糊性，也让各个文本之间出现相似或雷同部分时，带出相关的讯息。

从人物性别、身份和形象来看，因为从角色的称呼上无法分辨，所以便需要靠读者阅读时的自行判断与想象。由于小说集《双镇记》及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篇幅较长，情节和叙述也较多，因此读者较容易从其故事中分别小说的人物的性别等。反观许通元的另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埋葬山蛭》，因文字上的限制，再加上作者有意无意穿插其他写作手法，如电影式的放大叙述、魔幻现实主义等，更让他的小说模糊性被扩大，使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更难以分辨人物的性别、身份与形象，也必须靠读者自行想象和判断。也因为参杂了更多的模糊性，让小说不再平凡，而是以这样简短的叙述，发人深省。因此，下列将对《埋葬山蛭》内的极短篇小说加以叙述及分析。

《埋葬山蛭》是主要以光碟、影音发烧友为小说人物展开叙述的极短篇小说集，内容包含了多种元素，有一些甚至可以看到同志或同性恋议题和社会人心的议题的出场，为其增加了多元性。其由三个章节组成，即 Z 档、Y 情、X 事。从中有的篇章能通过人物的对话了解其性别与性向；有的到了结尾都无从得知。

---

<sup>27</sup> 王润华〈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许通元著《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12。

从第一种类型人物对话分析可知结果的，例子有〈受害者〉。其第一段为旁白式的叙述：你面对着他横躺，……你一直瞪，他气定神闲的躺卧着。<sup>28</sup>接下来的内容变转为人物的对话，旁白的“你”、“他”自由的转换为叙事者与对话者我、你。因为“他”的运动裤短到背心稍微拉长便显得下半身什么都没穿而被“你”直视着，“他”对你说的：倘若女孩被你这般干巴巴瞪……、以及“他”在要求帮“你”修剪指甲，“你”拒绝的认为这很同性恋。<sup>29</sup>从这两方面便大略可猜到两位人物的性别皆为同样的性别，也可以从叙述中提到的他们拥有女孩所缺少的浓密的腿毛，得知二者为男性。这样需通过对文本细读、分析的阅读方法，让读者不仅追求故事的结局，也能通过文本的一些提示进行判断。

另一种的人物详情自始至终皆呈模糊状态的，例如〈海的咸味〉。这一篇小说也是收录于雅波整理的《马华文学自编自制》（四），当中就包括了马华作家于 2003 年发表在《南洋商报·南洋文艺》“300 字极限”专栏的文章。这也意味着，小说〈海的咸味〉并不超过 300 字。

独自来到海边感受海风，想忘记一些事，同时也收集一些资料。/肩上背着旅包从你店门前晃过。我猜你是故意说穿怎么会有海的气味。我特意说成是海的咸味，然后在你面前逐渐消失。/那夜，你跑上二楼询问我吃不吃夜宵。而我早已躺卧在床上，故意阖眼。你知道我未睡，小声地问了一句。我没回答。你默默地走下楼。没发出声音。然后从另一间店屋的后门走进去。<sup>30</sup>

---

<sup>28</sup> 许通元，〈受害者〉，《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111。

<sup>29</sup> 许通元，〈受害者〉，页 111-112。

<sup>30</sup> 许通元，〈海的咸味〉，《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98。



从以上简短的叙述，不能得知当中两位人物的性别，仅能了解到他们的身份：

“我”为到海边散心的旅客，“你”为当地的店屋的经营者。这也无从得知此为同性、异性的爱恋、亲人的关系，还是普通的交友之情。可以知道的，仅是“我”与“你”相识后，却有意的逃避“你”的热情。这样的情节虽模糊，却比所有资讯都一一道出还耐人寻味，当中所指射的范围更广。例如这可以解读为逃避现实的人们、在踏出一步后却后悔的人，以及同性之间的爱，如剧中人物一样，努力地躲避对方，只能在心中怀念。

《埋葬山蛭》这一篇极短篇小说集中的小说，虽各自的篇幅都不长，但若有心将多个文本人物的对话做连接，可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以下将以〈鲸鱼搁浅〉、〈受害者〉和〈逃〉试作分析。〈鲸鱼搁浅〉提到的“我赞成年龄不是问题，还有身高、贫富、甚至性别……”<sup>31</sup>；〈受害者〉的“不了，很同性恋。”<sup>32</sup>；以及〈逃〉的“拉一下女子的内衣与男子的内裤的感觉差异共同点在哪儿？……如果我遇到一位双性恋的，又愿意告诉我那种感觉，我一定给你飞鸽传书，不管你在天之涯海的角。”<sup>33</sup>这一些不论是文本中人物你对我说，或我对你说的陈述，皆指向了现实中不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等性向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都有一种自卑感，也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否定，因此许通元这样的写，也可以让人思考社会对他人性向选择的束缚。小说人物的陈述，不仅是在小说中的人物理想，也是现实中同志或涵盖更广的酷儿的理想。这样的创作手法，为小说提供了很大的张力，这不仅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述说了人物内心的矛盾。

---

<sup>31</sup> 许通元，〈鲸鱼搁浅〉，《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102。

<sup>32</sup> 许通元，〈受害者〉，页 112。

<sup>33</sup> 许通元，〈逃〉，《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127-128。

### （三）同志恋情的多元性

论许通元的小说创作，可谓其内容上包含了多种的元素及题材。在男女爱情的追求上，其对于这两种性别与他们的性取向，创作了各种不同的小说。小说单篇内可能出现男与女的异性恋，或者男和男的同性恋，也许是这两种的结合即双性恋，而这双性恋即也发生于同一时间段，成了三角恋甚至多角恋。《双镇记》里的〈窥〉，并可数这种情形下的例子。剧情讲述“我”因对偷窥探索抱极大的好奇，通过镜头的转换、主体的切换，肆意进入“她”，及她的弟弟阿育、父亲、母亲、阿宁叔叔、和阿宁当兵的哥哥的人物内心及视角，盗取他们的意识，对这样的偷窥行为解释为是人性的本能，并深陷其中，也因为这样知道了不可告人的真相。

该小说其中的多角恋，在“我”进入各个人物的意识时一一揭露，并也发现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进入阿育的意识，看到阿育和父亲之间的暧昧。当“我”进入另一个主体——父亲的意识时，更是知道了其内心的秘密。这也在小说的第七节通过主体的回忆带“我”了解了真相：

阿育母亲在结婚一年后，发现主体情人竟然是阿宁当兵的哥哥，承受不住打击，计划勾引主体情人。情人当时也误会主体趁情人在兵营，耐不住寂寞而移情别恋，还闪电结婚，令阿育母亲产下一女。事后情人才知晓主体假结婚是为了挽救阿育母亲想自杀的醒目与声誉。主体人物最残酷的是当情人告知自己被此女人灌醉后勾引的真相。……然而，当主体发现不曾与之同床的阿育母亲再次怀孕后，曾逃离此屋三天。直到

主体瞥见阿育母亲出院后诞生的婴孩，样貌神似情人，他才开始原谅阿育。阿育母亲也不曾对任何人提起，一直到阿宁叔叔挖掘出真相，反而勾搭上这位寂寥的女人。<sup>34</sup>

上述可见，同性恋代表的阿育母亲与众人的关系甚为复杂，首先是未婚先孕，与阿育父亲假结婚，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灌醉了其丈夫深爱的情人（即阿宁叔叔的哥哥）并怀了他的孩子；与丈夫情人的弟弟通奸。而阿育父亲虽与异性结婚，内心的取向却是偏向同性恋，因阿育母亲的搅和，终与情人无果。此篇小说亦有出现似双性倾向的角色——阿育。拥有女友的阿育在父亲侵占他的身子后并非坚决果断的拒绝，而是要求父亲继续，接着自个在内心挣扎与肉体享受间徘徊，因此可以说阿育的心理上爱恋着女性，生理上却也拒绝不了同性之性行为。

由此可见，许通元将多种人物的性取向皆集中在此小说中，当中让人思考关于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就如女性未婚先孕因害怕众人的眼光，为保持名声宁愿牺牲生命甚至踏入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再来是同性恋的身影仍躲在阴暗之处，虽有所爱之同性人却无法光明正大的进入一段具有法律效益的婚姻；以及现实世界中仍有许多似阿育般从小就惨遭亲人性侵，不敢反抗，反而把这种行为视为爱的一种，对自身产生困惑。

在发展同性间爱恋的对象上，许通元利用真实历史事件的人物，并添加了种族宗教的结合，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展开情节，这样的例子有〈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该小说中曾为工大副教授，逃亡印尼正被通缉的恐怖分子阿查哈里，

---

<sup>34</sup> 许通元，〈窥〉，《双镇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5），页 83-84。

为真实的案例。阿查哈里老师（Dr. Azhari Husin）是 2002 年涉及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之一，后于 2005 年引爆炸弹身亡。

我揣想的是，不论是自己、“我”、恐怖分子老师、我的同学，那可以是怎样的一种旅程？到底阿查哈里在追寻什么？尤其是通过在原始森林里探险，以及“我”或他人回忆的形式，小说可以把敏感议题的处理带到何种境地？然而那时我的老师还逍遥法外，在这篇小说书写结束前，堪称是一种“传奇”。

35

许先生创作这篇小说时，阿查哈里还未过世，仍在逃亡中。当中他因好奇阿查哈里在有了安稳的生活，有了副教授的头衔和荣誉后，执意沦为恐怖分子，疑惑其所追求而在小说中展开了一段旅程。小说中通过叙述者“我”好奇到：我一直在推敲他为何选择那条不归路，尤其是在安华被捕，审讯至最高潮的时候，他开始另辟蹊径<sup>35</sup>。这也是他现实中自身所好奇的，因此他利用小说得以想象及创造的特点，把现今社会的敏感课题如宗教罪犯议题及同志议题结合。通过阿查哈里与叙事者“我”的交谈，使其似虚幻却又真实存在；并以他族与华族结合展开了同志恋情，即你”与阿查哈里大学时什么样的秘密导致“你”如此袒护阿查哈里、“我”和“你”在这段旅程展开的种种暧昧情谊。之所以这样写，为的是挑战其书写的极限，通过对生活经验和社会现象的结合，创造出他自身的审美、精神和意识的新发现。

---

<sup>35</sup> 曾昭程，〈【附录】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专访许通元〉，页 194。

<sup>36</sup>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33。

许通元所构思的内容不仅包含这两种类型，亦有通过对其他对象的爱恋情感之情节，例如《埋葬山蛭》中的〈收藏家〉、〈埋葬〉、〈痴〉等对光碟、影片的热爱，使他们最后失去自我、被收藏、被埋葬、以及〈多情种〉从对植物的厌恶转至迷恋。另外在同本小说集的〈换片〉更可以从男性顾客以换片为由对未成年青年的勾搭，衍生出同性间的恋童癖。

综上所述，许通元不断的挑战自我，使其内容多元化，不仅是有同性恋、异性恋、多角恋的出现，也将历史题材、宗教课题、社会罪案、心理取向综合于作品之中，可谓将当今敏感的议题共处于文本之中，使其相互碰撞，擦出更为惊人的火花。这样的将现实与虚构之间贯穿，将所有矛盾冲突呈现于文本中，似真似假，其不时会出现的模糊性，不仅让读者具有想象空间、使读者参与文本之中，也将现实通过小说创造增加小说的张力。

## 四、 象征意义——动物与昆虫意象

在探讨许通元小说之创作手法后，本章中便要分析其写作时所带出的象征意义。此内容分为三节，以探析小说〈数梦〉鼠与跳蚤的意象、极短篇小说集《埋葬山蛭》中种种山蛭的意象及为此章节的象征意义作一小节。

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了意象以达到不同程度的效果，如编一个生动的故事，加快故事的情节，象征地表达主题，或是揭示一种心理状态。<sup>37</sup>因此可见，意象在小说中存在着特定的功能和价值，利用小说中某一人物、情节、环境的塑造，产生了其象征的意义。在作家许通元的小说中，少不了一些动物或昆虫作为情节的铺叙，有时候更是产生变形、变异、拟人化。〈数梦〉的鼠、跳蚤和《埋葬山蛭》中的山蛭，皆带出了与同志有关的主题。许通元在塑造这些动物的形象时它皆有相同之处，即神奇的进化和变形。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借着对客观的“象”即动物之象，结合他主观的“意”即动物的变形加以创作。

通过小说呈现的生物的意象，衍生出了另一层的象征意义，在此主要关注于同志遭遇与情境作为主要的描述。其中一些昆虫的吸血、动物的异化，也许是作者想要对同志议题和社会心态的表达及突破。

### （一） 〈数梦〉：鼠与跳蚤之意象

---

<sup>37</sup>汪耀进编，《意象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页108。

《数梦》中，动物“鼠”的出现频繁。鼠本身为人们憎恶、所唾弃，多生活在阴暗、潮湿、脏乱的下水道或沟渠，甚至会传染疾病，造成鼠疫。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关于“鼠”的成语或谚语，如“胆小如鼠”、“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种可看出“鼠”一直以来皆有着负面的形象，也是人们避而远之的。许通元在此篇文本对鼠的描写，除了多次见到老鼠尸体的“唔唯”，还有在不知情下吞食了鼠肉：喉头奇痒无比，我开始“唔唯”<sup>38</sup>。因此可见，对于小说中的“我”来说，鼠亦也是使他感到恶心、想要逃避的。

不断逃避鼠的恶心感，也可指涉为同志不断逃避爱恋性向之意。《数梦》中亦有不断逃避鼠的行为：文本中出现某一梦境中，进化为会说话的鼠不断询问“我”是不是深爱着“你”，只有真正将内心想法说出，才能把被困在棺材中的“我”解救出来，因为这样而让“我”内心不断的挣扎：“我连‘我爱你’都说不出口，更何况还要吐出‘我深爱着你’……我不知何来的勇气，敢敢说出，我深爱着你。”<sup>39</sup>“我”从一开始不断的逃避鼠的追问，到后来被逼入绝境才得以将“我”内心的感受勇敢说出，可以看出对于同志本身而言，许多人不愿勇敢面对自己的身份，不断逃避，对自我的身份不认同。小说中的“我”即使被困在棺材中，也不能果断的说出“我深爱着你”，就如社会中的同志永远被关在在柜子中，不敢表达自身爱意的遭遇。

以外，小说当中更是有鼠和跳蚤的异化：“老鼠似直升机在天花板上空盘旋。跳蚤似空降部队抓住跳伞降落在我胸前……它们开始放肆的在我腹部的毛间“滑雪”，玩得不亦乐乎。”、“某只跳蚤突然间变大，比卡夫卡的甲虫还大。

---

<sup>38</sup> 许通元，《数梦》，页 160。

<sup>39</sup> 许通元，《数梦》，页 167。

跳蚤的脚似按摩女郎在我腹部踩踏。”<sup>40</sup>从中可以看到，鼠和跳蚤皆变异为物品和人类，如有人类般情感的在毛间滑雪，甚至将跳蚤与卡夫卡《变形记》甲虫的异化相比。唯不同的是，这里的老鼠和跳蚤是由动物和昆虫本身异化为人类，而《变形记》的甲虫则是由人类所异化成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的《变形记》体现了失去灵魂和自我的现代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乃至甚至是形体，而终走向死亡的悲剧主题。<sup>41</sup>许通元〈数梦〉将《变形记》的甲虫摄入文本中，用意是将恶心、受人唾弃的老鼠和吸食人血、寄生的跳蚤比作被人们视作异化、不正常的同志，来隐喻同志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任现实社会人们把和他们不同性向的同志堪比为异类、社会的寄生虫的偏见。

## （二）《埋葬山蛭》：山蛭之意象

山蛭此一生物常生活在山林中，当人畜经行时便会附着在皮肤上以吸食血液。《埋葬山蛭》亦将此山蛭吸血的本性流露文本中：

第一单元的“Z档”，影音光碟便是山蛭疯狂的粘住并吸取现代年轻人的血。

第二单元“Y情”，同性、双性、异性之情也如同山蛭，把年轻人弄得死去活来。反过来说，他们也是山野湿地吸血山蛭日夜寻找偎依和吸血的对象。

单元三的“X事”，吉隆坡市中心车站的吸血坏人更像山蛭，到处吸食无辜人的血液。<sup>42</sup>

---

<sup>40</sup> 许通元，〈数梦〉，页 164-165。

<sup>41</sup> 黄雪莹，〈《变形记》人性变异探微〉，《钦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页 27。

<sup>42</sup> 王润华，〈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页 16。



上诉可见，山蛭虽无具体的在《埋葬山蛭》的每一小说中出现，但其吸血、啃噬的形象一直存在其中。山蛭口中三个肉鄂形成的“人”字，亦如作者有意将人性比作山蛭，揭发人们的本性亦如吸血的山蛭。若说山蛭是山林中的“吸血鬼”，人们与何尝不是社会中的“吸血鬼”呢？

山蛭的头和尾各有一个吸盘，借此得以吸附在皮肤上。《埋葬山蛭》中的人物也有着类似山蛭的习性，如〈鲸鱼搁浅〉和〈受害者〉。<sup>43</sup>〈鲸鱼搁浅〉中的人物“似鲸鱼搁浅于他房间入口，你将腰端以上的身体搁置于房内，将另下半部横卧于房外。你抬起双脚，在闲踢着空气，边与赖在床上的他闲聊。”<sup>44</sup>可见在此小说中人物“你”，既有鲸鱼由海洋至沙滩搁浅般将身躯分置两处，亦如山蛭般将两端吸附在不同地方。在〈受害者〉中也出现类似的“你面对着他横躺，切断床那种躺法”。他的运动裤短到背心稍微拉长点皆可掩饰得似下半身什么也没穿。你一直瞪，他气定神闲的躺卧着。<sup>45</sup>当中的两人面对着躺在床上，似山蛭的头尾吸附在床上，将床分割成两段。以上两篇小说，当中的人物除有着山蛭两头附着皮肤般的习性，又带有同志暧昧的气息，以致于联想至同志无法跨越自身的界限，似山蛭般将一头依附在理想上，另一端却又受限于现实中。

为雌雄同体，异体交配的山蛭，没有特定的性别指向，亦如《埋葬山蛭》中许多小说是无从得知人物的性别的，但这一定的模糊性，让许通元得以自由的发挥其创作的魔幻写实意味，也带出了某一方面的隐喻。将山蛭运用于其中，更得以让人联想到同志的恋情发展上，仿佛述说着人们不需强调性别上的差异，

---

<sup>43</sup> 王润华，〈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页 19。

<sup>44</sup> 许通元，〈鲸鱼搁浅〉，页 101。

<sup>45</sup> 许通元，〈受害者〉，页 111。

而是对象的选择。〈山蛭〉没有特定的人物性别指向，小说中的人物可为双性恋、异性恋或同性恋。文本中出现了“山蛭左边的吸盘粘住我的右脚，右边的吸盘黏紧你的左脚。”<sup>46</sup>作者以此为缘由，让属两个个体的人物的血液通过山蛭的吸血交融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推进了“你”和“我”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他们之间的发展搭建了一株桥梁。以至于“你说此山蛭体中，已流着我俩相融的鲜血，属于我俩的一部分……你回答说继续用你我的精血让它慢慢拥有人性，最终等待他蜕化成人形。”<sup>47</sup>若将此与同性恋扯上关系，亦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通过山蛭将两人的血液融合，像养育孩子般，投以血液喂食待养成人形，看似同性无法繁衍后代，而借此作寄托。

从上可见，山蛭的吸血、寄生，皆象征着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同志的看法。同志也因为社会对同志的批判，而让自身也无法承认自己的身份，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只能如山蛭般在现实与理想中徘徊。

### （三）小结

30 多年前，还是有大多数的社会会认为同性恋是某种疾病（在中国的许多人至今都认为同性恋是疾病），人们想给他们治病，想理解他们，或诅咒他们。<sup>48</sup>正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对异性恋与同性恋不同的看法，甚至认为他们是“生病了的正常人”，将同性恋区隔为异类。也因为艾滋病的出现与同性恋者紧密联系，特别是在男同性恋的性爱过程中，许多人因此将同志与艾滋病划上等号。

---

<sup>46</sup> 许通元，〈山蛭〉，《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123。

<sup>47</sup> 许通元，〈山蛭〉，页 123。

<sup>48</sup> 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页 4。

但需要反驳的是，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同性恋者并不等同于艾滋病，存在患上艾滋风险的是他们进行某些性行为的方式，而不是同性恋本身。<sup>49</sup>

正因为人们认为同性相恋本是患有一种疾病，再加上若不正当的性行为会引发艾滋病的危机，因此同性恋给予人们的印象即是负面的，呈病态的。很明显的，许通元在小说中也将同样拥有肮脏、污秽、传染疾病的形象的鼠象征着外界对同志的偏见，更是人注意到了同志地位的卑微，对他们大量的不认同，也因为对外人对同志的唾弃，而使到同志本身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不愿面对现实，躲在狭窄的衣柜之中。

另外，许通元将同样拥有吸血、寄生本质的跳蚤与山蛭，用于创作与同志题材有关的小说，也使到同志负面形象的塑造发挥得更极致。仿佛同志在社会中的地位，犹如吸血鬼般的不断的吸食正常人的血液，荼毒正常人的思想，更如寄生虫般吸附在社会人之中。这一些人们对同志的负面感官，凸显了同志在现实中的不幸、不被认同，永远躲在阴暗下以背影视人。

阅读同志文本的时候，不仅要珍惜那些以正面来面对读者的作品，更应该要疼惜那些以背影视人的文本，因为缺席的同志可能比出席的同志更有力量。<sup>50</sup>许通元在小说中没有将同志正面的、快乐的形象面对读者，反而是以不断的逃避、躲藏、悲伤的背影视人，如〈数梦〉“我”不断逃避对“你”的爱恋、〈山蛭〉靠想象爱情的未来，没有试图将同志长期以来所受到的压迫、负评从文本中抹去，反而是放大他们的不快乐，更能发挥了同志在理想与现实的文学张力，引发人们思考同志因外人的不认同而对自身不认同的悲哀。

---

<sup>49</sup> 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乱伦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260。

<sup>50</sup> 纪大伟，《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简史》，（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页22-24。

## 五、结语

放眼于现今世界,异性恋者的比例远比同性恋者的比例来的高。也因为这样,使到现实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的异性恋霸权,把同志是为边缘人、异类的存在,把他们在性取向视为一种病态,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意识到同性恋者的人权,例如美国便是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台湾也举办了多类关于宣扬同性恋无罪的游行或集会。此外还有另一类的做法,即是,将同性恋的议题、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同志因外界的眼光而产生的自我不认同等通过文字,以多种文类创作有关同志议题的书写,来为同志的当前的困境和前景发声,借此来抗议异性恋的霸权。不管是为了凸显社会或同志本身对同志身份的不认同或极力提倡恋爱自主权,在小说创作或现实世界中都能看到同志渐渐崭露头角,意味着马华同志小说创作的前景将日趋光明,在现实中同志间的恋爱也或许会在未来被世人接纳。

许通元对同志小说的用心,似乎也是为了让同志能走出阴暗面。他不仅将同志的情感与困境作为小说的创作元素,也关注到了马华文学中同志小说的发展史。如他发表的〈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后被称作〈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中便有提到:回溯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仍属启蒙阶段,不论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大部分的同志书写中都隐隐约约、遮遮掩掩的情况。<sup>51</sup>而从此来看,马华同志小说创作在早期是比较躲藏,不敢过于明显裸露的胆怯。随着各作家不断挑战同志小说创作,使到了同

---

<sup>51</sup> 许通元,〈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焦风》2005 年 493 期,页 24。

志小说创作日趋大胆，不再遮掩，试图引导躲藏在阴暗的衣柜中同志走出光明。从现今的人们越来越重视同性恋者的人权，也可以推测，对于同志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也许会逐渐走向更多元化。就如马来西亚虽在法律上不承认同志婚姻，但随着安华因鸡奸罪入狱，在近期被洗冤而无罪释放，已引起了我国社会对同志的关注，马华文学中也越来越多有关于此类的创作。

许通元的小说往往会将真实的事件作为一题材进行创作，再加上一些虚构魔幻的成分，如〈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阿查哈里老师，但最主要的并非调查该人物的身世，而是通过似真实发生的存在，利用文字的力量使其产生一定的模糊性，通过故事的转折，来体现其中的张力，增加故事的层次。而这一定的虚幻成分，更容易使读者参与文本之中，为该小说的情节展开想象，而更容易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要带出讯息的关注。

另外，在人物的设计上，许通元仅用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和第二人称对话者等，不过度的装饰该人物的名字，除了更容易产生模糊性外，也让读者更注意在人物的对话、动作、内心情感上。小说以异化的动物和昆虫比作人类，不以美为美，而是以它们的肮脏、吸血的特性比作其中的人物，更可以体现出同志在现实社会所受到的遭遇，犹如异类版的存在。小说结尾也没有一个固定且美好的结局，也能够视作现实中同志的前景仍属于模糊的阶段，就如文本需要靠读者想象的力量构成小说的结局，现实中也需靠人们行动的力量让同志的未来得以美好。不以要求因美而美的现实主义写作，而使用异化、变形、现实与虚构的魔幻写实主义进行创作，似乎有意把世人认为丑陋、病态的同志转为另一种美的主流。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2. 纪大伟，《正面与背影：台湾同志文学简史》，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2。
3. 刘象愚译，《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3。
4. 迈克，《互吹不如单打》，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
5. 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乱伦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 汪耀进编，《意象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10. 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和远流出版社，2015。
11.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12. 朱伟诚，《台湾同志小说选》，台湾：二鱼文化，2005。

## 专章：

1. 王润华〈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许通元著《埋葬山蛭》，页 8-21。台北：新锐文创，2011。
2. 许通元，〈海的咸味〉，《埋葬山蛭》，页 98。台北：新锐文创，2011。
3. 许通元，〈鲸鱼搁浅〉，《埋葬山蛭》，页 102-104。台北：新锐文创，2011。
4. 许通元，〈窥〉，《双镇记》，页 59-88。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5。
5. 许通元，〈裸〉，《埋葬山蛭》，页 125。台北：新锐文创，2011。
6. 许通元，〈山蛭〉，《埋葬山蛭》，页 123。台北：新锐文创，2011。
7. 许通元，〈受害者〉，《埋葬山蛭》，页 111-112。台北：新锐文创，2011。
8. 许通元，〈数梦〉，《双镇记》，页 143-169。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
9. 许通元，〈逃〉，《埋葬山蛭》，页 126-128。台北：新锐文创，2011。
10.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8-63。台北：新锐文创，2008。
11. 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许通元主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5-16。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12. 曾昭程，〈【附录】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专访许通元〉，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72-201。台北：新锐文创，2018。

### 期刊论文:

1. 黄雪莹, 〈《变形记》人性变异探微〉, 《钦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页27-29。
2. 许通元, 〈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 《焦风》2005年493期, 页22-38。
3. 许文荣、李树枝, 〈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体转向〉, 《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页74-84。